

那一年我在烏坵的日子

· 林冠琦 ·

時間過得真快，退伍至今已三年六個月了，軍旅生活一共二十八年（民國九十一年九月轉任大學總教官），回想在空軍二十年的日子裡，無論在警衛、防砲、聯隊、基訓部、總部及中央單位等地方任職，心情總是千頭萬緒、五味雜陳，有一種難以說出的感覺。

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於政戰學校畢業，抽籤分發到空軍警衛指揮部第三營第一排排長，「空軍」多麼令人羨慕的軍種，一般人認為只有一個「爽」字來形容，不過對一個剛下部隊的菜鳥來說，正是磨練自己體能最好的時候了。

半年排長的歷練，每天帶阿兵哥跑三千公尺，一起出操訓練，一起生活起居，一同參加年度五項戰技測驗（步槍射擊、單槓、三千公尺跑步、五百公尺超越障礙、手榴彈投擲），更獲得指揮部戰測評比成績第二名的殊榮。而爲了提高官兵休閒娛樂，平常也會邀請周邊工廠女工一起歡唱同樂，生活充實又快樂。雖然這些在今

天都已是過眼雲煙、陳年往事，但是對我而言，卻是部隊初次體驗，意義非凡。

我在防砲部隊將近七年，東港基訓一次，外島一次，日子雖然有些辛苦，卻也是軍旅生活最快樂的時光。記得剛到砲二團報到的時候，就接到部隊移防烏坵的訊息，乍聽之下，真是令人感到晴天霹靂，心裡想著：「那個烏不拉屎、雞不生蛋的地方，沒

人知道在哪裡，卻要坐上運補艦，花大約五十二個小時的時間，聞著船上濃濃的煤油氣味才可抵達的地方（風浪太大無法靠岸，正常行駛二十七小時），簡直是要人命！」

到達烏坵後，我才開始認識這個往後令我永生難忘的地方。這個島嶼，有一個不到三十人的小學，老百姓加總也不過七、八十個人，卻部署一個加強營的兵力（以海軍陸戰隊爲主，空軍防砲連負責防空任務）。在這裡沒有休閒娛樂，沒有電視，莒光日靠輔導長上課，也沒有其他輔教設施可用。

此外，由於烏坵屬敵前一級戰區



民國72年筆者（右）於烏坵擔任連輔導長時與政戰士合影。



民國90年筆者（右）於臺南聯隊任政戰部副主任時與聯隊長合影。

，到了晚上六點就須實施宵禁管制，三餐飲水靠的是一個月兩次的運補艦補給；如遇天候不佳船無法靠港，就是每天罐頭加麵疙瘩，至於想洗澡就得靠老天幫忙了。

該島面積只有一點八平方公里，光禿禿的一片，走完全程只要花四十分鐘。而在那個物質條件缺乏、精神糧食欠缺的生活環境下，一切都得靠自己，不可諱言，只能以「如人飲水、冷暖自知」來形容當時的情景。

胡適曾說：「要怎麼收穫，先那麼栽」，人生是不斷努力和堅持的過程，只有身歷其境的人，才會感覺到它的可貴。我很慶幸自己在空軍的日子能有機會到烏坵服務，雖然在那僅一年的時光，現在也沒有空軍部隊駐防，但是每當別人談起烏坵的點點滴滴，我就會很自豪地告訴他：「烏坵是磨練我的意志，讓我成長茁壯、增長智慧的地方。」

而今烏坵日漸繁榮進步，已不可同日而語，歲月不饒人，過往的種種一切，有時候會不經意浮在腦海中，令人懷念。

懷念烏坵，感謝空軍！
祝福空軍所有官兵平安順遂、身體健康。

· 陳永蛙 ·

無名英雄——八十五歲的老維修人

我是空軍維修人員，於抗日戰爭最吃緊時，在蔣委員長登高一呼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以十三歲的年齡報考航空委員會第六飛機修理所第二期學訓班，因當時缺人受訓，一年後畢業即為下士機械士，也由於年輕學習速度快，什麼飛機都能修，也順利晉升為中士。

抗戰勝利後，第六修理所裁撤，我調任第八修理廠，但還未報到就又接到命令調山東濟南第九地區司令部第三地勤中隊，後再改為二五三供應中隊，一直到吳化文部隊叛變，濟南淪陷後，逃到青島二五二供應中隊報到，但還沒安定即轉往臺南第七供應處，隨後又改為二〇七供應大隊，最後再變成第一聯隊修補大隊修護中隊空運分隊，負責空運機修護。每當修好一架飛機，心中總是充滿歡喜，因為運輸機除機員外，尚有乘客的生命掌握在我們身上，但我很有自信。

年紀稍微長一點的讀者，應該都還記得華航曾有架飛機過去也曾解體，其據鑑定結果係金屬疲勞；而前些日子消失的馬航班機，筆者懷疑極有可能是空中解體。但空中解體的理論，對於一般的維修人員是較無法理解的，因為維修人員屬於技術層次，故障排除或更換零附件，待試車成功，就算完成任務。我也是到讀大學後，當過機械工程師才對於機械特性應包含材料、應力與所處環境的相互影響及應力腐蝕破裂之間的關係，有所領悟。

許多金屬材料表面情況因受到化學侵蝕而改變，在這種侵蝕作用中，以氧與氧化為主要因素；而氣體與蒸氣亦有化學作用，除此外較高溫度亦會加速侵蝕的進行。

飛機多半都是鋁合金所製成，最怕以上所說的液體，而對於我們所身處的臺灣而言，海洋氣候易造成裝備的侵蝕，且任何設備都有一定的壽命週期，因此提醒目前仍在第一線執行維修的無名英雄們，每一次的週檢，都是在確保我飛行機組員的生命安全，提升我國軍戰力的堅實後盾，務必落實執行，加油！

以上是個人的愚見，供空軍無名英雄維修人員參考運用。